

沉

天的醉

法二郭小南

我喜歡你星期六回家的時候帶一張莫札特的長笛協奏曲，它是松竹出的SAT-1124 B包括D大調第一號及第二號協奏曲、C大調一首哀怨的曲子，我幾乎頻住呼吸地聽得了它的名字叫Empty Chair，它一直使我難忘，但那次以後就一直不再聽到它；今晚在寢室裡竟無意間被我發現它居然存在於那一堆零亂的唱片中，我的心

遂跳離了它原有的寧靜，其實這不是一支大家耳熟能詳的歌，在衆多嗜歌者的印象裡，這首歌僅是居於陰暗的一角，但是我聽到了它，並且欣賞它，尤其是低泣在歌聲之間的吉他的聲，使我覺得無邊的悲涼，歌詞述說着一個淒苦的故事，我彷彿看見一個孤單的「他」佇立在纖滿夕陽與星光的窗，想着「他」與「她」曾經擁有過的時光，如今除了滿屋的蕭條及寂寞的「他」之外便是那隻「Empty Chair」了。同一張唱片上還有一首名叫Vincent的歌，他是寫

送別雜感

(七律三首)

憶曾四載來華岡，風雨雞鳴意氣揚。
淡淡煙雲留倩影，漠漠山水照紅妝。
未留臂助非自貴，仍少知音只爲忙。
謹祝諸位前途順，海闊天空任飛翔。

君子之交淡如水，純情友誼更足珍。
天上月光自皎潔，地中泉水本甘醇。
墨太濃時成混沌，色較淺處現空靈。
大學生涯十載過，綠楊芳草猶亭亭。

生涯但爲紙筆忙，經常辜負好時光。
芳名滿紙留小冊，素箋成疊放書箱。
愧無閒暇談七夕，却多瑣務至夜央。
淡淡情誼更可記，歡迎常常返華岡。

博研二 徐哲洋

曲苑章

玉抱肚 初夏感言

花飄春去。蘭芳清新歇欄干。露滴中涼風微微。鑑珠內瘦影單單。幽悲歲時又輕彈。百載光陰夢裡看。

惜春天。清風細雨亦飄前。花裏如光景。月下思嬋娟。悲凋零。瘦堪憐。霜多落。嘆來鮮。且依依更短歲月空旋。

駐雲飛

醉未遇嬌妍。苦爲生前酒復添。別我隔千里。與卿分經年。嗟！美滿夢姻緣。落葉般不再絲牽。從此離去飛燕。只是相逢無由見。孤自深悲最可憐。

夜中五 蔡錫耀

寸草一思

新二蔣晨生

(1) 人，是否應該單純些好呢？「洛可兄弟」一片裡，洛可道出了心聲：「鄉下寧靜、和陸，樸實無華、迷信，但至少還有信仰。」一味追求名、追求利，追求更多的東西，不就像捨離樸實的鄉村而擠進喧囂、猜疑、翻雲覆雨的城市一樣？在五色彩紛的

(2) 慘遭「滑鐵爐」後的第一年，

嘆

阿愁

陰霾天飄雨最易逼人窒息。攔下吹奏多時的口琴，點枝煙猛吐氣，縷縷煙霧縈懷裏，我又陷入不知其然的遐思裏。

或許，「夢」是整個人類所有，不憚其煩的成天編織續紛的夢網，我，現實的尋夢者，一如四處覓蜜的老蜜蜂，奔波、蹣跚於朦朧瀰孕底柔情，意圖採擷滿懷憧憬。邂逅妳，然後，我學會清醒的保握。

有限的感情，總不宜作多次過份的透支，或者應該說情感犯不着廉價無止境地拋售。實則，人活着只爲了刻意的，審慎的予與值得讚頌的愛情的最大的信賴。死賴不去的烏煙瘴氣固然依舊盤踞一流行歌曲裡去發掘一些有深度有重量的東西將是徒然，那麼——我們再回到古典裡去嗎？

每日與張在新溝青，青山再起。有一天，河中撈起了一個摸蚌蛤爲生的年青人，草席覆蓋在他身上，一個阿巴桑跪在旁邊呼天搶地哭著。我感到一陣子難過，淚水迷住了視覺。張凝視嗎？了視流，幽幽的咽的流水，幽幽的說：「流星般的死底悲劇，這就是人生。與其你爲他悲，不如爲你自己而悲。勞心，或勞力，任誰都必須在兩者之中選擇一個。」春蠶到死絲方盡，願炬成灰淚始乾，這個人爲他的二十餘春秋和家人付出了無以復加的代

有人恣意狂歌，酒脫地圖圖吞，挑戰性的辛酸；有人活著純然爲了活着，大多數人，拿星星當希望，綴滿扯不盡的天際，能分個幸與不幸？（何必費神替旁人窮擔心。）餬口總歸不免形成生命的核心。或許，輕吻妳淡淡的愛意，不啻飽受生靈奚落的我的生活情趣。

有人恣意狂歌，酒脫地圖圖吞，挑戰性的辛酸；有人活著純然爲了活着，大多數人，拿星星當希望，綴滿扯不盡的天際，能分個幸與不幸？（何必費神替旁人窮擔心。）餬口總歸不免形成生命的核心。或許，輕吻妳淡淡的愛意，不啻飽受生靈奚落的我的生活情趣。

伏，而近乎奢望的追求，却較易墮落。只是對於妳，從來不想吝嗇任何一絲殘存的愛意，但求那冰釋的一笑。最嬌嫩的不見得最可愛，可愛本就無從定義。而妳，可愛本就無從定義。而妳，崗頂的玫瑰，默默承擔乖違的命運的凄楚、煎熬。於是，倍受歌頌的馥蘭，是溫室內的馥蘭。

他，是吐完了最後一絲氣，流盡了最後一滴血了。然而我們呢？爲着追求知識，和那渺茫不可知的未來，我們送迭顛簸、躓踣，更連累及家人，我們一樣的流血、流淚、流汗，幸運的只是還沒有到他的那樣的結局？

我斯時說他是頹廢派，譏他「大專聯考落榜者」的悲觀論調。前年，我們終於一起擠進了「窗門」，我浪跡到了臺北，他則負笈南臺灣，我不知他底人觀是否依舊，但如今我却迷惘了。